

九月

■张新文

九月,像个妊娠的孕妇,开始由烦躁变得安稳和幸福。

晨露,不再吝嗇自己的身子骨,不再囿于草尖那弹丸之地,不再轻描淡写地倏忽不见了,开始大写意上了你的车窗玻璃、开始在你的睫毛上盘踞、开始湿漉漉地扯着你的裤管……

九月,湖水瘦身,河水退槽。水由浑浊开始澄明,开始透亮,开始清凉,开始为祥云,为候鸟,为弯月,为炊烟准备聚会的道场。

一群白鹭从此块孕穗的稻田飞向彼块稻田,做着飞向青天前的准备。孤单者,只是单腿立在河湾,戚戚然等待着退槽的河水遗漏物,如田螺,如米虾,如星鱼……

九月,农家小院开始活泛起来,串串红辣椒好似迎亲的爆竹,等待一个喜悦的烟头,引燃。

黑壳绿豆、白壳花生、红皮芋头,还有一捆捆芝麻开始各占一方,分割着这有限的空间。

吊在凉棚上的葫芦,被豁嘴奶奶用镰刀割了下来,喊来木匠不偏不倚用锯子一分为二。把一分为二的葫芦,加上水放在锅里烀,而后,去瓢,晾晒。晒干后,豁嘴奶奶把葫芦瓢使劲往地上摔,安然无恙。她扑哧笑了说,好瓢哇!这可是个好东西,俺们祖辈都用它。说,女儿再回来,叫她捎到城里去,一个瓢舀水一个瓢舀面,那些花花绿绿的塑料瓢怎能跟它比?

九月,一些聒噪,一些郁闷,一些欲望终将过去……

风,是无形的刀,在九月的石头上磨砺着,期盼着金色十月的来临!

与友人

■泓致

增城赠卫民仁兄

昔闻妃子笑,霜降荔枝城。
树阔千山翠,水流百里清。
联红喜万户,歌美赞群英。
一片丰收景,卫民事业成。

步爱华兄韵作七绝以和之

舞墨忘神亦好文,
楚云湘雨画图中。
凡尘放下赢福报,
空即色来色即空。



遗憾

■曾艳兰

又到一年中元节,每到这个节日前几天,我们姊妹几个就开始谋划着回家。在中元节前一两天就返回娘家,拿上水果、酒食到父亲墓前祭奠。

父亲八岁的时候,我的奶奶就过世了。后来他靠自己努力学习,进入了国营单位工作,在那里一做就是五十年。工作期间,他多次被评为优秀的先进工作者、劳动模范等,家里墙上相框里随处可见父亲的荣誉证书、优秀干部奖状。

父亲为家为事业操劳了几十年,后来,我们长大了,日子也过得比之前好多了,没想到父亲就生病了。父亲忽然病了,而且病得很重,送到医院时连医生也表示已无能为力了。望着躺在床上滴水不进、日渐消瘦的他,我们眼泪汪汪,心如刀绞,日夜轮流在床边守着父亲。父亲在离世前几日,把我们几个子女叫到床边,忍着痛苦再三叮嘱我们,要堂堂正正做人、踏踏实实做事。

父亲是2009年冬天去世的,已经走了整整十年多。在这十年多里,我还多次在梦中梦见父亲,醒来时却泪湿枕巾。

还记得,我在祁东读书寄宿期间,天气突变,我没带长衣,下了课冷得缩着脖子正向宿舍走去。快到宿舍楼下时,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风中冷得瑟瑟发抖,一直朝宿舍楼里张望着。我走近一看,是父亲。从家到学校要走几十里山路,我很惊讶父亲的到来。父亲这时也看到了我,说天气转凉了,知道你没拿长衣长裤,我便送几件衣服给你……我眼睛湿润地接过保暖衣服。

更切切地记得,每次过年从异地返回家乡时,父亲总到镇上小站接我。那时我们坐的汽车只到太和堂镇上,为了接我,父亲要徒步十公里才能到镇上。每次,父亲都穿着他那土黄色的军服站在车站不远的一棵树旁,急切地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,搜寻着我的身影。当看到我下车时,他就走过来默默接过我的行李。而每次回去,看到父亲原本高挺的身躯又变老许多,脸也更瘦了,头上白发也越来越多。这么多年里,我回家多次,父亲就一直接了我多次。父亲离世后,当我回家时,再也没人到车站接我。每逢这时,我是多么怀念他穿着旧军服的身影啊!

父亲在世时,我们姊妹几个家庭条件都还很差,也没来得及回报他的养育之恩,父亲没享到福就走了,这是我们终生的遗憾。

半天的故乡

■谢庭昂

我很幸运,谋生处离家乡四十公里不到,却一个劲儿强调自己的乡愁,似乎有点得陇望蜀。也难怪,人老了总喜欢怀旧。衡阳——松柏,松柏——衡阳,我的青年、壮年、暮年,把浓烈都兑给了这个驿站。

在衡阳两路口,左边向北塘村延伸,围绕衡钢,右边向石坳铺展,远至三塘,我的家乡就在这条路的起端。屋后紧贴一座小山,屋下方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,流经深塘、腰塘、洗脚塘,汇入湘江。面对面,右边为一块百五十见方的禾坪,上端有几丘田舍。据我所见,压根没种植水稻,只种过泥豆、高粱、甘蔗什么的,还开了一家小型榨糖厂的作坊,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1953年的军号声划破黎明,一种硝烟后的祥和久久萦绕。

有天,突然听见母亲大声吆喝,并且用手中的闹鸡爪使劲敲打着地面,捶胸顿足地数落着:“耶嘿耶嘿,好你个砍脑壳的!”我便断定老鹰刁走了我家的鸡。池塘紧挨着池塘,一条青石板小路从中伸展到两路口麻家塘。

上学前,我用粉笔在多块石面上重复拼写“學習”两个繁体字,猛然听到身后有人的点赞声,犹如儿时烙上一道褪不去的胎记。

长池子上方,从汽车西站计算,一条简易的沙石公路从门前穿过,围绕村落抵达火车站。周六黄昏前,十分关注那辆草绿色军用吉普车,运送电影胶片到石坳的空军部队。晴天于露天操场,雨天于礼堂观赏电影大餐:有巴基斯坦故事片《叛逆》,前苏联战斗片《基辅战役》,国产纪录片《航标兵之歌》……军民鱼水分外稠。

七岁那年就读两路口小学,记得报名时,班主任王永昭老师向我提问:“你为何要念书?”我一作了回答,然后要求我数一百位数,我顺溜数到四十多。她便说:“行,你可以入学了。”我跟我的学友愉快地度过小学四年幸福时光。

由于居无定所,父母携我先后在自家村落、

两路口等八处租住过客房以及婚后都如此。如今,老家到处高楼林立,唯一能窥见的参照物,是儿时屋后荡然无存的小山被削平,药材仓库所留下的几栋红墙红瓦的矮房子,每次会面都有一种踏实感。

好想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时的同学们见一见聚一聚,可他们大都风卷云散,有的甚至入土为安,连同故里消失殆尽的风土人情。而那些桔林,菜园子里的紫苏、薄荷草不复存在。杏花村、打线坪、苏眼井在哪里?城市没有萤火虫之夜,只有霓虹灯、广告牌彻夜闪烁。

前不久,我跟妻子去了趟火车西站铁道旁的一个小沓觅处寻梦,走在车水马龙的街道,面对日新月异的变迁,已经分辨不清方位,不得不向路人打听。

前故乡,后故乡,走在故乡问故乡。进入车站门前,昔日熟悉的场景立马跳入眼帘,别提多么温馨。当距离目的地仅一步之遥,纵然又遭遇迷茫的伏击,不得不重新调整思路,转向近处一位老嫗求助。目的是为了探望妻子的一位远房长辈,同时也是为了感恩,经指点,终于如愿以偿。

这里一切照旧,一排铁路职工家属福利房坐落阳光中,像位驼背又慈祥的时光老人。树荫下叔父跟邻里搓麻将正起劲!“叔叔,您老好!”妻子凑近亲切地呼唤一声。他抬起头,定了定神:“哦,燕子来了!”随即笑脸相迎。这排房,水电气供给一应俱全,房子单位免收租金并负责维修。房前屋后,绿树疏密有致,种有多种时令蔬菜,养有鸡养有花,基本上能自给自足,好一派田园风光的缩略图。

生活似一首歌,需要有高亢、激越,低音区同样能烘托出恬适加浑厚。黄昏,我伫立松江大桥正中央,眺望远去的缥缈。站在我蓝墨水下游的故乡,一种莫言的惆怅跟释然骤升!故乡,你一笔一画镌刻上我的童年、青少年,一往情深养育着我。而我仅用半天工夫就完成对你的纪实——故乡,我记忆的色彩与皈依,一生挥霍不尽的缠绵。